



飞马踏春来

龚馨雅

罗裳山峭壁上有四飞马。这四飞马构图写意,线条流畅,腾空于高山壁石之上。这四马是罗裳山一大美景,它是造化天工的笔墨,还是前人精心的雕刻?我并不热衷探究其中故事真相。春天的号角早已吹起,山壁上的枯藤枝蔓已经长出了新的故事。

罗山亦称罗裳山,位处灵源山脉北麓,风光旖旎,草木蕴华,更有壁立千仞之陡崖。不少隐士贤人慕名而来,在此驻息修身悟道,妙慧堂、紫隐寺等宗教建筑可为佐证。贤士名人经行处,自是受世人膜拜仰慕,风流逸事口口相传,加之民间想象发扬光大,成就了一段段美丽神奇故事。罗山“画马石”传说,便是其中之一。

故事中的名人为罗隐,浙江人,相貌平平,满腹经纶,曾在武夷山道观学经布道。因倾慕罗山之秀,一路南下,来到晋江。游方之人,乞食化斋是常态。一日,罗隐化斋于罗裳山下,却遭遇村人驱赶。罗隐气急,坐于山脚生闷气,左右环顾,发现侧边岩石壁峭绝立,平整如镜,灵机一动,拾起一块片石,以石壁为帛,几笔勾勒出一匹飞马,昂首踏蹄,呼之欲出。罗隐画完便弃石而去。

当夜,罗山村庄蹦出一匹神勇无比的黑马。这四马在稻田里奋蹄驰骋,糟蹋了一地金黄。眼看要到手,粮便要颗粒无收了,村民围追堵截,吆喝恐吓,一路驱赶跟随,发现了这四马隐身的岩壁,这才悟了是前几日化斋道人的法术。村民急忙找到罗隐解救,赔礼道歉,请求管束这四神马。村民诚意凿凿,罗隐便笑着答应了。只见他拾起片石,在神马边上添了几根栅栏,又添了根缰绳,马一下子就被拴了起来,再也跑不动了。

这个故事,历史青册能见其首尾。比如罗隐其人,是真人;他来过罗裳山,是真事。而罗隐画神马,却是虚构故事,正如童话故事里的神笔马良,那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是微生于尘世间的一点念想,点石成金,妙笔成神,不过是寄托人们心中所冀所念。所以说,神马不过是幻象,而故事里的惩戒教导,才是真意。

那点真意,是对文化名人的推崇。罗隐,唐宋诗人,胸怀青云才志,奈何世道不济,仕途遥不可及。罗隐聪颖敏锐,常写一些针砭时弊的诗文,当时的统治者便污蔑他是“仙人嘴,乞丐骨”,意思是他金口玉言,本该过神仙般的生活,可他生就一副乞丐骨,只能乞讨。他屡试不第,被时人作诗讥讽:“可怜博学如罗隐,十赴长安丧气回”。

道义在民间,世人认可他的才华,甚至到了神化的程度,他无所不能,画马能活,话语成谶。村民对罗隐和“画马石”的虔诚,那是对文化先知的认定和崇拜,无论世俗身份,无论官位俸禄,文化才学的地位无可撼动。这也已经成为代代相承的真知信念。

当你走进罗山街道的福璞美术馆,眼光掠过这里的建筑设施与展厅陈列时,你不能不感慨罗裳山下的那块“画马石”文脉精髓从未丢失。福璞美术馆,一个县级城城区的民办非营利艺术机构。它的建筑面积竟有6900平方米,拥有5个展厅,展厅面积达2600平方米。展厅里陈列着紫砂壶、书法、字画等,这些是艺术创作,是文化传承,也是罗裳山下“画马石”的重生。当你走进罗山街道的“侯林南音社”,当你耳畔传来那“咿呀呀呀”千回百回婉转的古老音乐,那是另外一段神话传说故事的再次唤醒。这座南音馆是属于罗山独有的,为纪念本地南音宗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重建的。几十个来岁的小朋友在南音师傅的引领之下,袅袅婷婷走上舞台,那一出《直入花园》选段唱得我的心都差点碎了。

那点真意,是对良义的印记传承。做人的善良公德,不可丢不可忘。当年乞讨的罗隐真的遭遇了村民白眼吗?这未必是真的。那匹神马不过是上天派来惩戒那些遗弃了道义的世人,人在做,天在看,公道在人心。人们的幡然醒悟,知错改过,给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留给后人的是“莫失莫忘”的戒律。倘若人心没有良善正义的知觉,那匹被束缚住了的神马,会不会冲破栅栏,再次冲向稻田?

画作线条经历了时光风雨的侵蚀,已经是写意的“画作”了。画为谁所作,故事的真假,这些真相并不重要。因为这匹飞马早已成为罗山的一枚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这四匹定格了几千年的神马,春意盎然中,翠蔓绿枝相衬,古意生春,昂首踏蹄,神采飞扬。



味道

“炸”年味

蔡培均

每到过年,走在街头巷尾,总能听见“滋滋”声响及鼎铲相碰的“嗵嗵”声。那是过年的“开场鼓”,鼎里的油一热,年,就真的要来了。

炸味即年味,过年“炸”是灶头的第一等大事,炸醋肉、炸带鱼、炸鸡翅、炸菜粿、炸五香卷,一鼎接一鼎的香,把周边的年味熬得芳香醇厚。

小时候,我总喜欢围着母亲转,就为了尝那新鲜出炉的第一口炸香。母亲的手做着家务有了皱纹,捏着肉条的手却很很温柔。她会仔细把里脊肉切成均匀的薄片,抹盐时撒上蒜末,少许五香粉,带上永春老醋。腌足时辰后边顺时针抓匀边嘟囔着“粉要裹得薄,才会酥”。随着话音,她捏起一根肉条,往鼎里一放,滚热的花生油立刻翻起油花。

待炸成金黄色后用漏勺捞起放在吸油纸上静置一会儿,母亲看着我在旁边直吞口水,便笑着用筷子夹起,吹了两口递过去“帮尝尝咸淡”。这时,我便大胆地抓起筷子往嘴里送,虽然仍有点烫嘴但那满口的肉香汁却盖过了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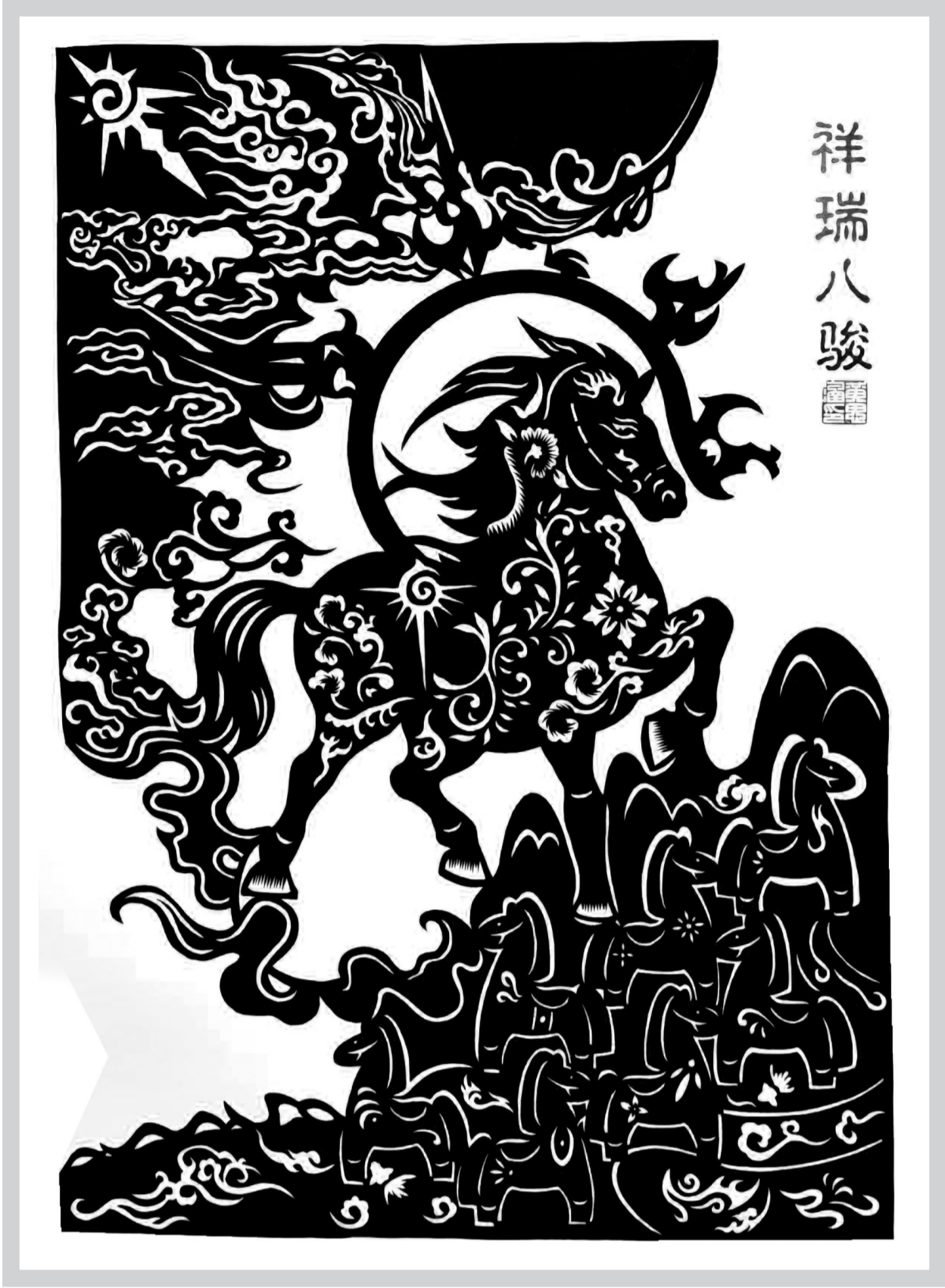
炸鸡翅更是独属于孩子们的“心头好”。手捧着鸡翅,满口汁香,嘴角沾油,笑得比年画上的娃娃还喜庆。还有炸物里的“软温柔”,炸五香卷、炸菜粿、炸芋头……炸出来的吃食,也成了邻里间最好的“年味信物”。你送我一盘醋肉,我递你几根五香卷;你帮我看火,我替你喂娃。一碗炸物,装的是吃食,更是温情。

在母亲的灶头,万物皆可炸。炸海鲜更是拿手好菜。老家靠海,过年的带鱼她都是直接去选刚捕捞上来的“大白带”,足有半米长,洗净切段后,用姜丝、料酒腌透,裹上地瓜粉,下鼎炸到外皮焦脆,咬一口,鱼鲜味、香味那叫一个完美。还有炸鳗鱼段、炸虾……海味的鲜,混着炸物的酥,是海边人家独有的香气。

“过年越炸越旺”,炸物的香还没散,鼎里的火候就换了,煎味接踵而至。而海蛎煎,便是其中的王炸菜品。选取刚撬壳的海蛎,肥嫩多汁,用盐水洗净挑去壳渣后,和着地瓜粉、切碎的青蒜,打入土鸡蛋,拌匀后倒入烧热的鼎中,滋滋作响。海蛎煎慢慢成形,反复煎匀,待到边缘焦脆,起锅时,淋上一勺闽南特有的甜辣酱,鲜、香、辣、甜交织,一口下去,满是大海的馈赠。

除了海蛎煎,还有煎糕点。用来浆发酵蒸成的“发糕”是过年敬天公必不可少的一道特色供品,更是藏着发财的吉祥寓意。把它切成菱形块,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外皮带着焦香,内里蓬松柔软,咬一口,满是米香和发酵的微酸,越嚼越有滋味。“碗糕发,年年发”,每一个口,都藏着对新年的期许。

如今日子越来越好,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可过年最盼的,还是家里热鼎里的香气,炸得酥嫩的美食、邻里的暖意及一家人围坐的热闹,还有跳火圈时那一声声平安的祝愿。年味就是这样“炸”出来,守的是团圆,暖的是岁岁年年心。



祥瑞八骏(剪纸) 黄思涵



感悟

塑雅雕香又一年

严峥

我望着它,忽然想起许多年前家里第一次买回水仙花球的那个冬天。

记得大约是我读初中的时候,母亲去漳州开会,顺带回一箱水仙花球。面对这一箱灰扑扑的似洋葱的水仙花球,我们全家无从下手。

父亲提议说:“要不我们自己学着来雕刻。”

我却担忧道:“从没刻过,等一下刻坏了可怎么办?”

“那么多呢,不怕不怕。”父亲的话让我有了第一次尝试的勇气。

说干就干。我找来一把小刀,剥除褐色的外皮,小心翼翼地用洁白的球茎上将多余鳞片剔除,待它慢慢露出叶片和花苞,再将叶片从上至下削窄。削叶可以控制和调整她的长度和方向。叶片受伤后就会长成弯曲状态,花苞垂直向上生长。

看似简单的操作其实也不容易。第一个水仙花球在我笨拙的手下完工时,就像是小狗啃过的,坑坑洼洼。只好安慰自己:第一个纯当是练手摸索经验。再刻第二个、第三个花球时,就越来越顺手美观了,模样也渐渐端正起来。从那以后,每年冬天给水仙“动手手术”的活儿,竟成了我过年

独有的仪式。

一晃多年,我也许久没有挥刀雕刻水仙了。儿时的雕刻经验让我对水仙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化成悉心的照料。从花市挑回的水仙,花苞渐渐鼓了起来。大年初一,一觉醒来,一股熟悉的花香轻轻钻入我的鼻孔。我知道,是水仙开花了。披衣起身走近看,素白花瓣配嫩黄花蕊,朵朵花儿如盈盈笑脸,静默生香,清新清雅。这份清雅,为岁末年初添上一缕春的气息,也捎来一抹团圆的暖意。

我就这样静静地望着它,眼前这错落有致、生机勃勃的花儿,愈发让人心生喜爱和敬畏。水仙因雕刻而受伤,却因受伤而更挺拔、更芬芳。人们把它雕刻得越精致,花开得越清雅。水仙看似被“修剪、雕刻、取舍”,其实不是伤害,而是为了让它更好地绽放。刀刻去的是多余的鳞片,疏解的是束缚的包裹,它得以抽出更挺拔的花箭,开出更清新的花朵,一路生香。

人生也是如此。那些你以为的磨难,都不是命运的刁难,而是生命的雕刻。削去浮躁,修掉执念,减去多余的欲望,心才会通透,灵魂才会舒展,风骨才会显现。



亲情

我的“家庭作业”

刘鹰潭

我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之家,每天的生活似乎在重复,却又不断涌现新鲜的感觉。如今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我的小家过年自然也弥漫团圆祥和的气氛。

今年的年夜饭由女儿掌勺。她在南美洲工作,赴西班牙深造,走过大半个地球,外国的生活经历,精进专业素养的同时,社会能力不断加强。她是我家的宝贝开心果,如今可以自食其力,无疑是一年中最值得庆祝的消息。

“跳火圈”这个极具闽南特色的风俗尤其令人称道。老父亲86岁高龄了,却不服老不服输,坚持加入“玩火”的行列。老人的步伐踉跄而小心,那双腿脚虽已显出老态,拾不高也迈不远,却像一艘经验丰富的大船,虽然缓慢,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平稳。我录了一个完整的全家“跳火圈”的视频,特地以老爸老妈的合照为结尾。我想,这个难忘的瞬间就是幸福的滋味吧!

平时,我家住在晋江市区的瑞璟·香榭花都小区。我下楼散步,老邻居热情问

候。他顺便提到我家的春联,感觉很不错。他问我这副对联的来历。其实,这是我父亲布置的“家庭作业”。每逢春节前,父亲总是早早惦记着贴春联的事。他常鼓励我自己动笔,写一副贴合家门、应时应景的春联。说实话,对我这样一个整天和电气线路打交道的理工男来说,玩这种讲究平仄韵律的文字游戏,实在有些为难。几番尝试之后依然未果,父亲也只是笑笑,不再勉强。

父亲退休前是中学校长,我自己也是大学本科毕业,说起来算是“书香门第”。可我们父子日常交流,常常止于琐碎的交代,少了那种无话不谈的氛围。父亲话不多,但往往饱含哲理。三代同堂的小日子,生活习惯免不了有些磕碰,可正是在这些琐碎的日常里,家人相互关怀之情反而悄然增长。

去年,定居澳大利亚的大姐和小妹订好机票,安排好行程,接父母去住了四个多月。那段时间,女儿在外地上班,家里就剩下我们夫妻俩。有时推开家门,我突

然感觉到,心里空荡荡的——才猛然发现,那些曾经觉得平常,甚至偶尔嫌吵的陪伴,原来是如此珍贵。

今年春节前夕,国网公司照例组织“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红纸一铺,墨香飘过,过年的气氛让我兴奋起来。我想起父亲布置的“家庭作业”,心中涌动的不再仅仅是平仄格律的约束,而是这些年被默默照亮的每一个日子。我想写一写熟悉的家园,写一写窗外的四季流转,写一写父母日渐弯曲的背影,写一写三代人围坐守岁的灯火……灵感突现,几经琢磨,定稿:上联为“香榭涵春人意好”,下联为“花都映日岁时新”,横批“瑞璟家园”。对联虽短,我想装满整个家的温暖。写毕,父亲看到对联,表扬我文如其人:真情、实意。这些话我以前从没对我说过,我顿觉暖意阵阵,涌上心头。

的确,一家人在一起,就是要把彼此放在心上。我会以好好学习的劲头,每年认真完成父亲的“作业”,天天向上,争取更好的成绩。



忆旧

从未消散的年味

白水

记忆里的童年,年味总是缠缠绕绕,漫过一整个热闹的寒假。年味是灶台上飘出的袅袅炊烟,是绣在新衣服上的精美饰纹,是爷爷掌心里的晶莹糖果,是院子里追逐的欢声笑语……

长大后,常听人叹息:年味淡了,寻不见了。可我总会在某个寻常瞬间,于漫天烟火里,撞见它熟悉的模样。年味从未走远,只是换了种姿态,在时光里静静流转——从当年被人捧在手心的童年,轻轻落在了如今我们要去守护的肩上。

年关的风,时常带着几分寒凉,家里早已飘过了年的香气。母亲正蹲在水池边,用清水细细冲洗着新鲜的鸡鸭,水流潺潺,洗去杂质,留下肉质的鲜嫩扎实。除夕餐桌上必不可少可的鸡汤,这是母亲一整年的温润期许。我倚在门框上静静看着,忽然听见隔壁传来清脆的孩童嬉闹声,叽叽喳喳,满是雀跃。那声音,和我小时候盼着过年的模样,一模一样,纯粹而又热烈。

那时过年,同样盼望母亲蒸的年糕。泡得圆润饱满的大米,在石磨里缓缓碾成雪白的米浆,细腻绵长,倒入铺着洁净纱布的蒸笼里,再稳稳架在灶上慢慢蒸制。柴火噼啪作响,氤氲的蒸汽裹着清甜的米香,一点点钻进鼻腔,勾得人心痒痒。

我和弟弟踮着脚尖,趴在灶台边着急等待。这时,母亲总会笑着走过来,掀开木桶的盖子,热气瞬间升腾。她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小块刚蒸好的年糕,在嘴边吹了吹,再塞到我嘴里。软糯香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那便是刻在心底的甜蜜年味。

最热闹的,终究是除夕。暮色初临,村子里渐渐响起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时不时有震天动地的轰鸣,更多的是孩子们手里的鞭炮、烟花,点燃后飞溅的小小星火,像散落的星光,温柔又明亮。一大群孩子聚在一起,举着烟花,在院子里肆意追逐奔跑,脚步轻快,笑声清脆,影子撞在斑驳的墙上,又轻轻弹回,满院都是藏不住的欢乐。屋内,大人们忙碌不停,碗筷轻响,笑语喧哗,与窗外璀璨烟火交织相融,汇成世间最动人的年韵。

白驹过隙,不知从何时起,当我们不再满心期盼新衣,不再急着争抢烟花,反倒学着长辈的模样,备年货、贴春联、摆糖果。这时才忽然懂得:不是年的热烈淡了,只是感受年味的人,悄悄换了一批。我们褪去了童年的稚气,接过了长辈的烟火,也接过了守护年味的责任。

如今,在老家春节的烟火里,那些感受年味的小身影,每到年前蒸年糕时,他们便围着灶台打转,踮着脚尖,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目光紧紧地盯着蒸年糕的竹笼,眼里的期盼与急切,和小时候的我别无二致。当他们吃年糕时,眼睛瞬间亮起,蹦蹦跳跳地喊着“好吃”,吃完后举着小烟花,又到院子里奔跑,清脆的笑声漫过院墙,和我儿时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望着鬓染霜华的长辈,望着嬉笑奔跑的孩子,拥着满院升腾的烟火气,再次体会到,年的热闹从未褪色,欢闹亦未悄然即逝,它化作融进血脉的情愫,刻在心底的牵挂,岁岁延续。

纵然世人常说年味渐远,我却始终坚信,它从未消散。年味在时光里静静流转,从长辈温暖的掌心,传到我们担当的肩头,再映进孩子的双眼,从青涩的童年记忆,化作深沉的岁月沉淀。年味不是匆匆的仪式,更像是一种传承、一份牵挂,岁岁年年,历经风雨,依然生生不息。



诗情

新檐

许江梅

红木纹路里藏着图纸上的经纬与无数个深夜构想大理石的冷光被茶盏的热气轻轻晕染

窗外楼群仍在生长一如我们对生活的热烈而此刻,屋内的光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家

穿过淡青色的窗帘落在沙发软枕上“平安喜乐”的宇里我们终于安放心上

不必急说圆满这只是温柔的序章把以后化作现在的瞬间把在路上安放在这里的安稳

新的一年,新的屋檐我们扫去旧岁尘埃将未来的星光一盏一盏在这方天地里点亮